

柏拉图思想中神话教育的双重价值及其启示

尹庆菊¹ 李长伟²

1. 福州工商学院文法学院; 2.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摘要: 在柏拉图对话录中, 每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遇到无法言说之至理, 他往往借助于神话。柏拉图之所以重视神话和神话教育, 有三方面的原因: 神话是古典文教传统的构成和表达, 传统神话教育的败坏与改造, 理性教育的限度。就神话教育的价值而言, 对个体而言, 推动个体灵魂的完善, 对城邦而言, 有助于城邦政体的稳固。柏拉图的神话教育思想, 能够启发现代人走出工具理性的支配, 走向超越性的生活, 另外, 也能唤醒古老的文化记忆, 强化根基认同。

关键词: 柏拉图; 神话; 神话教育; 哲学

DOI: 10.65976/3105-4838.2026.01.013

谈及神话, 尤其是西方古典神话, 无法绕过柏拉图。虽说柏拉图是公认的哲学家, 且对当时的神话予以严厉的批判, 但他不像现代人一样对神话“祛魅”。《理想国》和《法义》, 十分强调“神话”, 即重视“以神设教”^[1]。在此有必要阐释, 为何重视理性教育的柏拉图会重视神话呢? 我们的答案是, 理性是有限度的, 若欲克服理性的限度, 就需要重视神话。按照布里松的解释, 神话(Muthos), 不单是叙述故事的载体, 还具有逻各斯(Logos)意义^[2]。柏拉图的哲学正是在与神话的碰触——吸收、拒绝、使用、证实——中成长的^[3]。

一、柏拉图为什么重视神话与神话教育

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一方面谴责诗人及诗人创作的神话, 认为它们腐坏了公民的心灵; 另一方面, 他又重视神话, 使其成为重要的教育方式。

(一) 神话是古典文教传统的构成和表达

柏拉图著作中的神话教育绝非凭空的思想创造。当我们置身于柏拉图所处的时代, 便会发现神话作为历史传统承载着族群记忆。神话见证并记录了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进程, 其想象和叙事为后世的思想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 柏拉图无法摆脱这一传统。一直以来, 古希腊民众认为, 古希腊传统神话以图像、行动和故事的形式, 在高贵的诗歌中, 以表演(言语、戏剧)的形式传达无法证明的、神圣的真理, 里面包含忠告以及“原初的历史知识形态与精神观念”^[3], 它们“从人类无法追忆的传统中向人类传达真理”^[4]。在这样的环境下, 古希腊民众已然

接受、适应、吸收并忠诚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浸染, 并在这种史诗文化传统的浸染下使自己成人。再者, 在古希腊时代, 神话还未以书面文字的形式存在, 它主要以口头叙事方式流传, 那些有幸被流传下来的神话, 被认为是最为可信的, 被城邦民众默认为“一种集体的知, 一种同时构成被视为真理的文化的框架和内容的知”^[5]。据相关记载, 诸多流传下来的神话成为城邦的首部法律条文, 如雪莱所言: “神话是世界未为人知的立法者”^[6]。民众在如此这般的立法者的教化下成为好公民。

(二) 传统神话教育的败坏与改造

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亲历者, 柏拉图目睹了雅典的政治危机。这场政治危机引发了双重后果: 城邦法律陷入失序, 教化标准难以确立。诗人们对神话的改造——将神话解构为权力博弈的话语载体, 消解了神话的神圣性——更是加剧了危机。“诸神由于各自的传统而彼此争执, 天上跟地上一样, 道德的歧异引发内战”^[7]。譬如, 《荷马史诗》中那场持续十年的特洛伊战争, 竟源于神祇赫拉和雅典娜对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爱神阿佛罗狄忒的仇恨, 这种仇恨又牵连到特洛伊人。这样的神祇, 不仅不具备道德上的优越性, 有时比人类更加虚荣、善妒与好斗, 这样的行为足以颠覆毁灭一个城邦(389d)。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诘问诗人: “诗人既然懂得一切技艺, 也懂得一切与善恶相关的人事, 还懂得关于神的一切, 荷马, 可你告诉我, 有哪个城邦是因为有你而被治理得良好?”^[8]。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一般项目“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的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学体系建构的启示(BAA23004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尹庆菊(1999—),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李长伟(1977—),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职是之故，柏拉图试图揭示诗人对真理的认知虚妄，即诗人的神话传递的都只是源于情感的“意见”而已，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9]，他要从根源上改造奠基于意见世界的传统神话，建构以哲学审思为基础的神话，以此教化民众，塑造新的政治秩序。

（三）理性教育的限度

神话是理论的第一种形态，是哲学的先驱，有关人类的一切知识与文化都构建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符号的、逻辑的表达方式之上”^[10]。不过，这不意味着哲学之后，就可以遗弃神话。在柏拉图这里，神话之所以重要，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教化功能。更进一步说，就教化而言，理性的方式是有它的限度的。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当出于教化的理性论证受阻，柏拉图时常会以“听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话语，引出一个神话故事来，原因在于他的对话者所代表的是多数民众，而他们为苦乐感支配，理性不足，对真实存在缺乏充分的感知。进言之，理性主导下的教育过于严肃和道德化，并不适用于那些相对缺乏理智深度的民众，若忽略其灵魂属性，强迫灌输反而会适得其反。神话恰恰更了解人的苦乐感，能够说服民众在欢快愉悦之中，自愿接受和信从教育者所传递的有利于城邦和谐稳固的美德和法律^[11]。

二、神话教育的双重价值

在柏拉图那里，神话与哲学都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是古典哲人，而古典哲人又会把教化视为哲学的构成和功能。就柏拉图而言，包含在他的整个哲学之中的神话教育，具有双重的价值或功能，即个体层面的灵魂向善与城邦层面的政体稳固。

（一）个人层面：指引灵魂向善

柏拉图教育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民众灵魂的问题，由此引入了诗人教育。柏拉图认为，雅典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民众未能拥有真正的善，把不义视为正义。那谁拥有真善呢？是神，因为神是真善的化身。职是之故，柏拉图以神话的形式向城邦公民讲话，向他们传达来自上天的真理，目的是让民众的灵魂获得最大的善，变得像神一样。人如何“变得像神”？借助于神话故事。在《理想国》最后一卷，柏拉图讲述了一个厄洛斯神话，以此劝导人们要敢于“认识自己”，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正确的选择，走向正确的轨道：“他乐意并渴望变得正义，并会经由美德的实践尽人力之所及去变得像神，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受到诸神漠视的”^[11]。这番叙述，表明智慧的启示和奥秘的隐喻都是希望从内部改造人，使之达到更

高的境界，成为一个近乎神的超凡的人，一个“神人”。

不过，就教化的现实而言，每个人生活的样式“都按照各自的神的样子来生活，敬拜自己的那个神，尽自己所能模仿这神”^[12]。显然，个体灵魂教育陷入了困境：神的教化是重要的，但神的教化却又败坏了自己的灵魂。具言之，赫西俄德和荷马等诗人讲述的神话故事，未能写出神的本质来，而他们描述的神的形象一旦被年轻人模仿去，就会使年轻人变得软弱消沉、失掉自我克制等卓越美德。这里，倘若神如人一般软弱、斗狠、爱撒谎，那么神就很难超越人性之局限而成为正义的，更无法成为真正的教化者。如此这般，柏拉图就批判赫西俄德笔下的诸神，认为必须超越传统的神，塑造卓越的、完满的及至善的神灵，以此去教化城邦民众，努力让他们具有良好的德性。

（二）城邦层面：维护政权统治

神话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统治工具，是希腊古典时期“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问题是，赫西俄德与荷马等诗人建立的政治—城邦产生于诸神的争斗，是诸神追逐权力和荣誉的结果，城邦政治及其教化因此不关心城邦德性和公民德性。这反过来让政体处于不稳固的状态。柏拉图对此表示了不满，尝试改造宇宙创世神话，以“善的理念”这一形而上学真理对混乱的“必然性”进行规划，在规划过程中对人进行“劝说”，将民众的灵魂拯救出来，让民众个体自愿接受法律，进而维护城邦的秩序与统治。这里，柏拉图对神话的批判与改造乃是出于城邦政体的稳固和持存。

出于上述目的，柏拉图要求立法者向神话诗人学习，让神话诗人成为立法者的教育者，因为他们更懂得民众的灵魂特性和需求，进而引导民众的灵魂趋向正义；哲人的高贵理性容易让立法者骄傲，看不到城邦普通民众的灵魂特性和具体需求。倘若民众自身需求未能得到尊重，他们怎可能出于自愿接受城邦的法律呢？若他们不自愿接受法律的统治，城邦如何能够走向有序稳定呢？因此，立法者必然是一个如诗人一般懂得人事的人。

在神话诗人的教化下，一旦立法者把握住了民众的灵魂特性和需求，由之而来的就是把握神话诗人的劝谕能力。这种劝谕能力，就是非暴力的说服能力，就是一种讲授神话故事的能力。由于普通民众理性有限，但情感丰富，所以很容易接受情感性的神话故事的教导，理性的论证反而会让他们不知所云，进而拒绝接受立法者的教化。以对民众传讲城邦的起源为例，作为教育者的立法者，应该让所有公民在城邦开端问题上形成“价值共识”，而有效的方式，就是讲授神

话故事。就此而言,《理想国》中有“高贵的谎言神话”,《法义》中有“西顿的神话”,它们对城邦等级秩序做了神话学而非哲学上的论证。对此,我们可以借着它们的内容,稍稍展开。这些神话讲到,宇宙混沌之时,大地母亲生出了四类人,分别是金、银、铜、铁;他们按照各自的天性,各司其职,形成和谐的秩序。这种神话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为城邦法律提供了超验依据,将人定法上升为神授法;另一方面,它塑造了城邦公民的身份认同,即,城邦的全体公民乃是一土所生,乃是“同类人”,即使每个公民的天性和身份不同。进言之,同源共祖的城邦公民有一个共同的母亲,他们因此而要彼此友爱,协调和谐,共同担负起护卫城邦母亲的责任。

三、柏拉图神话教育思想的启示

(一)走出工具理性的主宰,过一种超越性的生活
身处科学世界的现代人期待生活在一个富有生机和真善美的世界中,而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精神荒芜的世界之中。就此而言,理性与神话、诗与哲学之争,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它们之间的矛盾张力乃是人类存在的活力源泉。

然而,现代教育呼吁理性,并教给孩子们无限度的技术理性。自然的,神话教育作为情感世界和信仰世界的真实性就被抛弃和拒斥。对于失去限度的教育现实,人类需要自我反思,因为人的意义发生于限度之中^[13]。本质上,人们追求神话的本质,是在追寻一种“精神反哺”的情感满足,一种对冰冷物欲的反叛和寻求原始的“超验性”精神行为。一旦丧失了对超验的寻求,生活的虚无以及由之而来的孤独感就会生发出来。就此而言,神话智慧是一种觉悟,让我们意识更好的生活是怎样的,而不是沉溺于工具指向所指向的物化的世界和人类的世俗欲望。

(二)唤醒文化记忆,强化根基认同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双重冲击下,当代政治治理面临价值虚无化的深层危机。柏拉图在《理想国》《法律篇》构建的政治神话,透过神话意象流露出的符号隐喻,不由自主地在人们心中产生意义,进而影响社会。进言之,通过神话叙事激活民众对政治、对法律的集体

认知,使民众对政治从“外部遵从”跃迁为“内在认同”。

同样的,中国人的精神深受传统神话的影响,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神话意象中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已深入的刻进我们的基因。每当我们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荆棘挫折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神话教育的生命经验中去找寻自我与新生的力量,并生活下去,以神话教育这个“根”来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

参考文献:

- [1][法]吕克·布里松.柏拉图:词语与神话[M].陈宁馨,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2]胡继华,单羽.现代的悖论与神话的启蒙——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理论及其政治蕴涵[J].文艺理论研究,2022,42(05):1-12.
- [3]李长伟.《法义》中的教育方式探究[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02):70-78.
- [4][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M].刘曼,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美]凯瑟琳·摩根.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神话和哲学[M].李琴,董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6][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M].胡亚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7][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M].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8][英]珀西·比希·雪莱.雪莱经典诗选[M].江枫,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
- [9][古希腊]柏拉图.欧绪弗洛[M]//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0]樊黎.神性与人性:柏拉图,斐德若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2][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13]柏拉图.柏拉图四书[M].刘小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